

机器轰鸣与乡村挽歌：乔治·艾略特小说中的工业化与社会变迁

霍舒缓

江苏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 常州

收稿日期：2026年7月15日；录用日期：2026年8月4日；发布日期：2026年8月14日

摘要

文章以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工业化进程为历史语境，聚焦乔治·艾略特小说中工业化与社会变迁的复杂纠葛。工业化是经济现代化的驱动力量，冲击着乡村共同体这一核心议题。艾略特借助现实主义叙事，深入考察工业化对乡村社会结构、传统道德体系产生的影响，记叙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转型的鲜活图景，以文学之思对工业现代性展开了深刻反思，在叙事层面参与了英国国家身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构。文章认为，艾略特的小说呈现了工业化对经济转型、社会流动的促进作用，也揭示了其加速乡村共同体解体、引发价值失序的深层危机。

关键词

乔治·艾略特，社会转型，工业化，乡村

The Roar of Machines and the Elegy of the Countryside: Industrialization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George Eliot's Novels

Shuhuan Hu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Jiangsu

Received: July 15, 2026; accepted: August 4, 2026; published: August 14, 2026

Abstract

Set against the historical backdrop of Britain's industrialization during the Victorian era,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omplex entangle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George Eliot's

文章引用：霍舒缓. 机器轰鸣与乡村挽歌：乔治·艾略特小说中的工业化与社会变迁[J]. 世界文学研究, 2026, 14(4): 477-481. DOI: 10.12677/wls.2026.144067

novels. As a driving force of economic modern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profoundly disrupted the rural community, a central concern in Eliot's fiction. Through realist narration, Eliot close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ization on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rural communities and on traditional moral systems, presenting a vivid literary account of Britain's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Victorian period. Her novels offer a profound reflection on industrial modernity and, at the level of narrative, participate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British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course of modernization.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Eliot's novels not only portray the role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promoting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but also expose the deeper crises it generated by accelerating the disintegration of rural communities and destabilizing established systems of values.

Keywords

George Eliot,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dustrialization, Rural Communit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21 世纪以来, 乔治·艾略特的研究视角逐渐发生转向, 从传统的道德同情与现实主义, 拓展至帝国、空间、生态及流动性等新兴议题。相关研究表明, 殖民资本、交通网络、能源变迁与国家想象重塑着艾略特笔下的英格兰乡村; 河流、道路、铁路与土地成为介入人物命运和共同体变迁的重要力量[1]-[3]。本文以工业化对乡村共同体的重构为中心, 将铁路、生态与地方社会置于同一历史图景中, 考察现代性如何穿过田野、家庭与地方记忆, 改写自然景观、阶级关系与国家认同。

提及乡村, 人们往往首先联想到农业。然而在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 采矿业不仅构成了乡村生活的重要支柱, 更逐渐演变为乡村独特的文化特征。菲利普·佩顿(Philip Payton)认为, 到 19 世纪 50 年代, 采矿业已经“成为地理和文化上的统一体”[4]。分散在英国乡村各个郡上的煤矿区成为典型的工业社区, 乡村与工业景观之间彼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对照。工业文明的成果在乡村地理景观上留下了明显的印记。艾略特儿时的阿尔伯里并非仅仅是庄园周围单纯的农业用地。当地不仅拥有一座高产煤矿, 还通过运河系统将煤炭源源不断地输送至大型工业城市。同时, 阿尔伯里村内的纺织品多由手工织布工在乡绅的农舍内织造。与《织工马南》中的塞拉斯·马南不同, 这些织工并非只为当地居民生产布料, 而是实质上充当了现代工业的操作工。正如艾略特在《费利克斯·霍尔特》引言中所言, 他们是工业中心“遥远而松散边缘”的一部分[5]。19 世纪, 乡村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 农业生产逐渐集约化和规模化, 圈地运动致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 与此同时, 拥有乡村工业区的城镇迅速崛起, 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事实上, 早在 18 世纪晚期, 工厂便以分散的形式出现在乡村地区, 这主要得益于对水动力的依赖以及城镇人口的相对稀少。早期的工厂社区都位于乡村, 使乡村工业成为新型经济组织的初级模式。这一切都意味着, 工业现代性正逐渐侵蚀着传统的乡村景观与社会生活。

2. 现代性体验与文学书写

艾略特出生于 1818 年, 属于在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战争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站在工业生产与普通民众主权空前扩张的最前沿。这一代人虽在乡村长大, 但越来越多的人迁居城镇。拿破仑战争后, 工业领域的资本投资日益激烈, 最初集中于纺织业, 1850 年后则转向重工业。高效的新技术推动了生产

与销售的变革，引发了经济的大规模重组。这不仅为社会创造了新的工作、财富与地位，也带来了贫困问题。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期，极度动荡、充满不确定性与焦虑是其显著特征，而“进步”与“工业化”则成为了当时最核心的社会话语。但是，“霍乱流行凸现了城市迅速扩张带来的问题，尽管它在乡村同样会造成毁灭性后果。新兴工业城镇面积小，因为那时普遍是步行去上工，所以人口很密集[6]。”

艾略特的成长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在社会进步过程中工业机器化给社会带来的弊端也逐渐显现，现代生活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得以呈现。她成长于乡村后来定居伦敦，在自我认同的建构过程中，伴随着对新事物的敏锐观察和意识。在艾略特的意识中，融入乡村自然景观的生活环境让她感到舒适，正因为如此，在欧洲大陆旅行期间，她欣赏的景观依然是乡村。作为小说家，她的现代经历和情感历程成为其创作的根基。艾略特是第一代现代人，所以对现代性尤其敏感，她将小说背景设置在她父母那一代，即前现代时期，目的是在过去与现在的对比中，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源。艾略特与狄更斯不同，她在小说中没有对城市的直接批评和讨论。其小说《罗摩拉》和《丹尼尔·德隆达》以大都市为背景，但小说内容是在异域景观中讨论民族国家身份的建构问题，没有直接讨论城市生活。艾略特认为英国的乡村和城镇是重要的现代场所，更能深刻感受到社会进步和工业化对乡村社会的影响。新的经济秩序和社会模式取代了乡村社区原有的生活模式和传统的有机社会，彻底改变了乡村社区生活的日常生活。在呈现激进的社会与文化变革对乡村社会的影响时，艾略特将乡村社区的局部经验升华为普遍的现代性经验，而工业现代性对乡村的逐渐入侵，也直观地体现在乡村工业社区的景观变迁上。她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贯穿于景观叙事之中，例如小说中描绘的中部地区废弃采石场，正是文明调和下的产物。工业发展对乡村景观造成了不可修复的创伤，正如艾略特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谈到的：

大自然总会修补它的创伤——然而并不能全修补。被连根拔起的树木已经不能再生根；断裂的山丘留下了疤痕；即使新树长了起来，也和老树不一样，它们的绿荫所覆盖着的山冈也带着昔日碎裂的痕迹。在那些细细看过往年情景的人眼里，彻底的修补是根本不可能的[7]。

艾略特对工业现代性的体验，深深根植于那个“一切皆在剧变”的时代。她在考文垂省附近的一个庄园而不是伦敦市区长大的。在中部地区，现代社会的到来并非仅仅以铁路的出现为标志，相反，乡村物质与社会景观的根本转变，才是现代性降临的真正象征。早在1825年铁路正式运行之前，甚至在蒸汽机广泛普及之前，这种变革的暗流就已经开始涌动——当时全英国的铁路仅有30英里。在《米德尔马契》第56章中，凯莱布认为：“但铁路是一件好事”，而老提莫西却反驳道：“有的铁路也好不了。它们只能使穷人越来越穷”[7, p. 529]。铁轨尚未铺下，钢铁的阴影已然投射在草地上。艾略特让“进步”与“贫困”在同一片田野中交织发声：铁路虽照亮了经济流动的前路，却也将底层劳动者的身影拉得更加漫长。

18世纪，农村人口增加，由于公共土地的流失，以及国际贸易的波动，他们陷入了极度贫困。其中最令人痛心的是工业现代化往往使经验同质化和普遍化，从而导致地域感的丧失，这对人们的身份认同产生了影响。18世纪中期开始的工业革命和自中世纪就已萌芽的圈地运动，在18世纪末达到了高潮，土地贵族和少数农业资本家占有大部分的土地，大量农户被驱逐，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背井离乡，到城市的工厂务工，或者留下来成为农场主按季节发工资的雇佣工人。另一方面，拿破仑战争赋税也加剧了劳工阶层的贫困。

19世纪中期，工业发展加快，煤炭开采规模扩大，工业活动多样化。欧文在《论工业体系的影响》一书中敏锐地提出：

工业分布在全国各地造成了这个国家居民一种新的性格。作为这种新性格十分不利于个人或大众的幸福，因此，

如果不立法加以干涉或指导以抵抗其趋势，必将产生最可悲和最顽固的恶果。工业体系的影响已经扩展到不列颠帝国全境，已经在人民群众的一般性格中产生了一种根本性的改变。这种改变仍在迅速进行中，不久以后，农民那种比较可爱的纯朴性格，我们将完全丧失。甚至现在，没有夹杂着贸易、制造和商业所产生的那些习惯的事物，也几乎已经无处可寻[8]。

欧文意识到工业发展对社会和人们造成的负面影响，使得英国的国民性格岌岌可危，提议国家进行立法干预。这事实上隐含着工业景观与乡村景观的对立，对农民淳朴性格即将完全丧失的担忧，也是对乡村传统社会、文化和价值观面临消亡的忧虑。在乔治·艾略特时代，一些最具影响力的作家将其社会批评的焦点，集中于“将机器视为现代生活象征”这一抽象观念之上。

3. 景观与现代性

18 世纪后期，农业技术的进步与大规模的圈地运动致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这不仅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也促成了工业城镇的兴起。19 世纪上半叶，社会与经济的迅猛发展引发了深刻的社会与政治动荡，而工业革命无疑是导致这一动荡的核心因素。艾略特通过关注普通人的生活来描述社会的紧张局势，她笔下的乡村工业城镇景观，表现了工业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在描绘乡村景观的同时，她亦将工业城镇景观纳入叙事视野。艾略特在不同小说中从多元视角审视工业化与社会变革，使得对乡村与工业景观的描述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例如，在《费利克斯·霍尔特》中，对中部工业小镇的景观描写，主要揭示工业化和社会政治变革给个人思想带来的影响，并在景观刻画中构建起过去与现在、乡村与现代之间的对立。而在《亚当·比德》中，她则侧重于乡村田园景观的叙事，使其与相邻的工业城镇形成鲜明的对照。正如威廉斯所言，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以及在文学作品中过去乡村社会的理想化描述，这些都与剧烈的社会变革有关。

乡村、城市和工业景观在 19 世纪发生了变化，这体现在当时作家的文学作品中。雷蒙·威廉斯指出：“‘Country’（乡村）与‘city’（城市）是两个很有感染力的词，我们只需想一想它们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多少经验，就会明白这一点[9]。”乡村与城市不仅是地理空间，更是历史反复书写的文化想象。艾略特笔下的乡村，是由土地、阶级与人情交织而成的旧网；而当工业化到来时，这张早已暗含裂纹的生活秩序之网被彻底撕裂。艾略特小说中的景观发挥了重要作用，强调工业化对乡村景观的破坏性影响，并使得人们之间产生孤立感和隔阂。以《亚当·比德》为例，斯诺菲尔德不仅在物理形态上与自然景观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工业景观极大地影响了居民的生活与思维模式。正如霍斯金斯(W. G. Hoskins, 1955)在其名著《英国景观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Landscape*, 1955)中所指出的，前工业时代的景观在 18 世纪就不复存在，在这之后的英国景观不是被破坏，就是旧式景观被现代工业景观所点缀。作者将景观与现代性联系起来，以独特的文学方式，展现了现代性进程与想象中的乡村之间的复杂互动。

艾略特的小说呈现了维多利亚中期乡村与工业空间相交织的地域混合景观。她的创作生涯始终与蒸汽机、电报等技术变革相伴随，这些技术不仅重塑了英国的日常生活，也深刻改变了空间景观，例如铁路对空间和景观的改造和重组。蒸汽动力的使用加快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步伐，使得工业生产迅速扩张。正如《米德尔马契》中威尔所言，“发现新大陆，发明蒸汽机……象征世界的客观历史进程，这是一种巨大的力量，鞭策着那些挽车的王朝([7], p. 206)。”工业力量也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推动力量，一切都在加快，一切也都处于变化中。工业革命之前的家庭手工业者，例如《织工马南》中的马南“可供织布的亚麻越来越少，纺织业日渐式微[10]。”动力机器织布机逐渐取代了手工织布工，引发了“破坏机器”的暴乱，这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和《米德尔马契》中都有记述。此外，工业化生产下催生的工厂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人们的生活不再依靠土地和季节的变化，工厂里的机器永不停歇。

乘着轻松嘲讽的薄纱般羽翼漂浮着的上等社会，是一件非常昂贵的产品；它所需要的正是广大贫苦的国民挤在

臭气弥漫、震耳欲聋的工厂里，关在矿坑里，在熔炉边流汗、碾磨、捶打，在不同程度的碳酸气的窒息下纺纺织布——或者是，散布在牧羊场上，零落居住在黏土质或白垩质麦田边的荒凉的房舍和棚屋中，在这些地方，下雨的日子显得特别凄凉。广大国民的这种生活就完全建立在强烈感情的基础上——那是对基本需求的强烈感情，正是它促使人民去从事一切能维持上等社会及其轻松嘲讽的必要的活动。人民常常在寒冷的、没铺地毯的房舍里，在没有长长的走廊来缓和矛盾的家庭中，度过他们沉重的岁月([7], p. 318)。

这里提到了工厂、矿坑、织布以及劳苦人民艰苦的生活环境，这是典型的乡村工业景观社会，贫瘠的土地使得人们依靠在工厂做工来满足日常生活开支。工业化使得中产阶级受益，生活舒适，却让广大底层民众陷入了异常艰难的境地。社会运动往往发生于特定的景观场域之中，这使得景观与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内在关联。同样，在《费利克斯·霍尔特》中，从工业城镇景观到乡村景观的旅行，不仅展现了复杂的工业与田园景观差异，更隐含着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艾略特在小说引言中写道：“从我们国家的一端到另一端，缓慢而老派的旅行方式，更值得留存在记忆中的[11]。”这部发表于1866年(铁路迅速铺展时期)的小说，却刻意以缓慢行进的驿车将读者带回1832年改革法案前后的英格兰。随着车轮沿着旧路辗转，田野、村镇、教堂与劳作的人群依次进入旅人的视野。铁路虽然缩短了地理距离，却使地方风景在疾驰的车窗外被压缩为转瞬即逝的片影。艾略特对“旧式道路”的眷恋，正是在速度逐渐成为现代性尺度的时代，为地方经验保存了一份缓慢而具体的记忆。

4. 结语

乡村景观和工业景观的对比以及其相对应的文明，成为艾略特小说背景的特点，表明了她对工业化所带来的各种问题的关注。早期的维多利亚社会是盖斯凯尔夫人笔下的《南方与北方》，南方象征着乡村，北方象征着工厂。在城市扩张之前的制造业发展地区，工业城镇和乡村景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在煤矿区不远处可以看到吃草的羊群。艾略特通过自己的现实主义创作技巧，描绘了过渡社会转型时期乡村景观特点，塑造了农耕时代的英国社会形象，探讨了道德问题，将乡村场景置于民族文化的中心，作为道德感和社会稳定的试金石。

基金项目

2022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立项项目“乔治·艾略特小说中的景观书写与英国性的流变研究”(2022SJYB128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 Henry, N. (2002) *George Eliot and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 Mathieson, C. (2015) *Mobility in the Victorian Novel: Placing the Nation*. Palgrave Macmillan.
- [3] Livesey, R. (2016) *Writing the Stage Coach Nation: Locality on the Move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Litera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78-205.
- [4] Payton, P. (2004) *Cornwall: A History*. Cornwall Editions Limited, 196.
- [5] Eliot, G. (1972) *Felix Holt, the Radical*. Penguin Books, 80.
- [6] 马修·哈维. 19世纪英国: 危机与变革[M]. 韩敏中, 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7: 217.
- [7] 乔治·艾略特.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M]. 伍厚恺, 译.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8: 566.
- [8] Owen, R. (1815) *On Observations on the Effect of the Manufacturing System*. Richard and Arthur Taylor, 52-53.
- [9] 雷蒙·威廉斯. 乡村与城市[M]. 韩子满, 刘戈, 徐珊珊,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1.
- [10] 乔治·艾略特. 织工马南[M]. 马渔, 译.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6: 185.
- [11] Eliot, G. (1972) *Felix Holt, the Radical*. Edited by Peter Coveney, Penguin Books, 75.